樂邦文類　三

樂邦文類卷第三

記碑一十九首　四明石芝沙門　宗曉　編次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禮部柳　子厚

岳州無姓和尚碑　同前

畫西方淨土幢記　翰林白　居易

錢唐白蓮社主碑　孤山法師　智圓

淨慈七寶彌陀像記　提刑楊　傑

建彌陀寶閣記　同前

延慶寺淨土院記　待制陳　瓘

延慶重修淨土院記　朴菴首座　清哲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大智律師　元照
無量院造彌陀像記　同前
靈山安養菴記　給事程　俱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總管張　掄
南嶽山彌陀塔記　牧菴禪師　法忠
澄江淨土道場記　決真禪師　守一
寶積院蓮社畫壁記　司封鍾離　松
荊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眞閣黄　策
馬侍郎往生記　同前
廣平夫人往生記　待制王　以寧
河東鸜鵒舍利塔記　成都尹韋　皐

傳一十四傳

天竺五通菩薩請佛傳
東晉蓮社始祖遠法師傳
歷代蓮社繼祖五法師傳
梁京師法悅僧主傳
後魏壁谷神鸞法師傳
梁廬山道珍禪師傳
隋天台法智法師傳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禮部柳子厚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頼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

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乗解
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
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
替茸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
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繒蓋幢旛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毋筏
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岳州無姓和尚碑　同前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
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劔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鄕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
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
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
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敎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乱
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從

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所嚴事
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
就受戒者曰道巔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
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
塔東若干步其銘曰
道本於一　離爲異門　以性爲姓　乃歸其根　無名而名
師教是尊　假以示物　非吾所存　大鄉不居　大族不親
淵意內朗　沖虛外仁　聖有遺言　是究是勤　惟勤惟默
逝如浮雲　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　出其眞門
近以顯示　俾民惟新　情動生變　物由湮淪　爰授樂國
緜乎化源　師以誘導　俾民不昏　道用不作　神行無迹
晦明俱如　生死皆寂　法付後學　施之無斁　葬從義師
無忘眞宅　寫是昭銘　刻茲玄石

畫西方淨土幀記　翰林白　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
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
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
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
起心歸佛者擧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
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紋乃至印水聚沙

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
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
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
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
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
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
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
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遶樓臺伎樂水樹華鳥七寶嚴飾
五彩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
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廻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
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贍
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
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曰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錢唐白蓮社主碑　孤山法師　智圓

聖宋天禧四年春正月十二日白蓮社主圓淨大師常公歸
寂于錢唐西湖昭慶本寺之上方草堂壽六十二臘四十四
越二月三日弟子輩號咽奉全身瘞于靈隱山烏窠禪師墳
之右建塔以識之禮也其年冬門人之上首曰虛白者克荷

師道自然其事再款吾廬請吾之辭傳師之美以勒豐碑且
言先人之遺旨也吾辭不得命乃文而序之粤西聖之爲教
也清靜而無爲仁慈而不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大備諸夏
稟化之徒得其小者近者則遷善而遠惡得其大者遠者則歸
元而復性噫廬山遠公其得乎大者遠者與考槃居貞修辭
立誠識足以表微行足以作程是故時賢仰其高企其明自
是有結社之事焉人到于今稱之而莫能嗣之惟公理行謹
嚴修心貞素聞廬山之風而悅之且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
吾雖無似敢忘思齊之誠耶於是乎乃飾其躬乃刳其心乃
矢結社之謀云夫率其道必依乎地尊其神必假乎像行其

化必憑乎言以爲西湖者天下之勝游乃樂幽閑而示嘉遯
焉無量壽佛者羣生之仰止乃刻栴檀而爲之形容焉華嚴
淨行品者成聖之機要乃刺身血而書其章句焉其地既得
其像既成其言既行朝賢高其誼海内籍其名繇是宰衡名
卿邦伯牧長又聞公之風而悅之或尋幽而問道或覩相而
知眞或考經而得意三十餘年爲莫逆之交預白蓮之侶者
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是有以見西湖之社嗣於廬
山者無慚德矣嘗試論之遠也上地之聖也公也初心之賢
也實階位不同名聲異號然而遠出衰晉公生聖朝彼招者
悉隱淪之賢此來者皆顯達之士絶長益短古今相埒不白

盛與美與公每顧門人曰國初以來薦紳先生宗古爲文士
率彂退之之爲文以擠排釋氏爲意故我假遠公之跡詠以
結社事往往從我化而叢碑委頌稱道佛法以爲歸嚮之盟
辭適足以枳棘異涂牆壍吾敎矣世不我知或以我爲設奇
沽譽者吾非斯人之徒也君子曰昔藥山惟儼能迴李翶之
心俾知佛而僧傳善之今茲衆賢庶幾寶相欽崇大覺朝宗
于性海共極于義天非公之力而誰與其護法之功代爲不
侔矣公諱省常字造微姓顏氏世爲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
具戒若乃託胎之祥瑞受業之師保傳講習禪之美砥名礪
節之事則有社客羣賢碑序及門人所錄行狀在焉此不復出

云直書其結社之道已其文曰
西聖之大維遠得之廬山之高維公恱之西湖之社羣賢慕
之有始有卒不磷不緇我緣既終我滅于茲神游無何名揚
聖時欲知我道兮視此豐碑

淨慈七寶彌陀像記　提刑楊　傑

杭州南山淨慈道場比丘法眞大師守一結同志洎檀越用
金銀眞珠珊瑚琥珀硨磲碼碯造彌陀佛像聖相殊妙感應
非一無爲子瞻仰讃歎碎七寶以爲微塵聚寶塵以爲佛身
見寶塵即見佛佛無不是寶見佛身即見寶寶無不是佛七
寶世間寶也衆生貪取無有厭足不得即瞋凝不能悟此惡

道之因也七寶既已為尊像矣則非世間所用乃出世之寶也遇寶像者應生恭敬嚴奉禁戒純固定力了達智慧此淨土之因也佛身等於太虛故不設五藏以衆生心為心故會中之人各書彌陀一願每四十八人而彌陀之願周矣衆心以藏于身中亦願願不忘衆生也髻螺千有二百一一實以舍利堅固願力也像成之日以八種香湯灌沐如來表八功德水也人隨意以飲之均甘露味也一身清淨則一切身清淨一念清淨則一切念清淨然則不離娑婆頓超極樂一見寶像成就大緣豈思議之可及哉乃作偈云

和聚七寶　成如來身　寶即是佛　佛外無寶　佛即是寶
寶外無佛　於不二境　現諸淨土　讚歎巡遶　念念弥陀
當與有情　同超極樂

建彌陀寶閣記　同前

不願生淨土則已願生淨土則無不得生不生則已一生則永不退轉世尊所謂阿鞞跋致阿惟越致者歟夫具縛有漏凡夫初遇信念得生彼土而三毒邪見未能頓忘何以知其不退轉耶蓋以彌陀願力常所攝持大光常照上善常聚壽命永劫水鳥樹林風聲樂響演暢妙乘聞其聲者念佛念法念僧之志未嘗間斷故也衆生病之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為視病人三者現前病不得而萌矣以是而言則一生淨土

何從而有退轉哉錢唐僧監法寶大師從雅平生脩奉彌陀教觀叅究宗風樂爲偈頌頗得其趣又精於醫術多施藥以濟人人或以貨資酬之則曰非我能也三寶之功必轉施三寶乃造寶閣立彌陀大像環以九品菩薩海藏經典在其後清淨蓮池在其前定觀奧室分列左右擔延行人資給長齋以結淨土之縁豈獨以比丘身慕佛大醫用法良藥而已者哉實能運慈施療利與衆同也其於念三寶之心可謂不敢間斷矣入是道場者觀一切相爲非相則能見彌陀之全體觀一切法如幻法則能入淨土之眞境觀我身之無我則能具比丘之正見故從一如來而見無量如來入一淨土而周

無量淨土悟一法身而融無量法身矣無念而念無證而證無修而修淨土果海豈易量哉法寶僧監建立寶閣淨土道場誘集淨業之侶以期安養則報縁之至必果遂其所願也元祐元年上元日左朝散郎尚書主客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無爲楊傑述

延慶寺淨土院記　　待制陳　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聯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豊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

惠觀仲章宗慥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二十聖之像内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倶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惠觀等荅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爇

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敎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

繞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各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智識隨方扶敎尊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樣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覲

無量光親覲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乘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指則寓跡于茲剎棲心于此室者皆向鞸跂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若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

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佛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十日延平
陳瓘記

草菴録曰陳瑩中作淨土院記深賾佛祖之壼奥者今言淨土或得於佛則失於祖或得於理則失於事得於此必失於彼而了翁不數百字籠罩諸說得淨土之全豈非天資高者也然此記高固已膾炙人口至於晁公說之作明智法師碑磅礴台宗文章遒勁世盛推美誠與了翁之記並駕矣其記有曰師每以淨土法門誘其章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淨土彌陀來穢土他時所歸於心者一日必矚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爲彌陀大像以臨池周之以十六觀寮蓮池鳧雁天鳳翶翔觀土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者道心百倍寧論信與不信故自疑其身之非聖非凡其費具萬緡而施者卻之愈來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者僧日界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爲而有既二浙之所無則天下之所無唐土支硎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其能勝此者

延慶重修淨土院記　朴菴首座　清拙

眞常寂光本來明妙忽然念起受此飄零大覺聖人欲令返其妄而復乎本設權巧而漸誘是故釋迦現穢土俾其厭彌陀現淨土俾其忻或忻或樂而修淨行必生彼國彼則境界勝

妙而皆助發眞常所以聽風柯而正念成升寶樓而三昧顯
不假方便自然得道是故淨土法門亦還源之徑策也然廣
淨土之道者唯廬山遠公同音節逸羣之賢結蓮社於爐峯
之下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刹由是後世皆宗尚之至乎南嶽
禪師始居大蘇山傳龍樹一性之宗別置禪室示人修證故
天台智者初到此山授與普賢道場修法華三昧因而發大
總持入佛境界自後四方咸取則焉有以見古人垂範雖異
歸元一也聖宋元符間比丘介然續古規模立佛化事於延
慶西隅空閑寂寞之濱建大寶閣環爲十有六室依經以十
六觀名之朱欄屈曲碧沼澄明狀樂邦清淨之境也像刻栴
檀池栽菡萏繼廬山蓮社之風也儼堂精嚴禪堂深寂遵大
蘇道場之制也唯守志奉道者居焉晨香夕燈無生佛事澄
神內照豁然明悟於自心寂光之境者多矣此爲四明勝絕
之地但歲月浸遠棟宇隳損修三昧者無以自安紹興丁丑
有比丘清潤嗟勝境之將頹念欲發研斯事自視力弱難以
動人遂以此事白住持覺雲法師師曰事貴在誠儻眞誠一
發尚能關感諸佛何檀信而不能動耶況汝已能刱建妙[illegible]
宣明之室使人咸悟求因成佛子住此得非誠之所致乎清潤
一聞斯語拳拳服膺遂出干檀信翕然從之或捨楩楠之材
會稽之箭使梁棟有欹斜者正之椽篠有蠹朽者新之黝碧

瓦甃建瓴無致乎上漏下濕而四圍周之以句欄遮暘戶牖窻九甃砌階除丹青寶閣邊河之岸峻築高墻俾靜室觀塋之人而不知有市鄽之喧紅塵之涴則一新輪奐究同太虛初成之日足可以進簾月焚栢香居者妙行不休施者植福無盡庶幾東林之風南嶽之道不遠而復者功由此也經營四載而能事畢矣用錢三千貫利衙二千名使此方人不跬步而目擊十萬億刹之外風吟寶葉波動金渠湛然如在井磨秋使覓已到故國頓忘客塵奚翅逃虛空者遼聞足音豈不快哉令一切人因此發軫即觀安養依正皆由此境之所創發而躍如也較其增修之功而莫大焉時乾道五年南至日比丘清哲書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大智律師 元照

三聖立像見于觀無量壽佛經釋迦世尊無緣大慈深悲堪忍未得度者大啓淨土法門曲示念佛三昧將使神棲淨域故令繫想聖緣十六妙觀於是乎設也是以落日懸鼓指其向方大水凝冰狀其寶地林泉樓觀以次而觀焉莫不皆以百寶莊嚴世無與比光色炳煥不可具名已而方欲廣宣觀彼佛身光明相好衆會階差俄於太虛中現出三聖令韋提希見以為發請之端經曰佛告韋提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除苦惱法說是語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侍

立左右韋提白佛我今因佛力故得見彼佛及二菩薩未來衆生當云何觀而得見耶佛令先觀華臺次觀形像後觀佛身左右侍者九品徒衆念佛三昧於茲備矣自廬山遠師已來天下僧坊結繫念淨社立彌陀三聖蓋出於此經的見於斯文耳四明慈溪靈龜山福源蘭若釋子戒深自入道熏眞常持是經而篤志淨業有年數矣以謂修一已不若誘諸人行一時不若存諸久於是糾募衆信躬往錢唐命工雕造三聖立像江山千里往返經營歷涉數歲始獲圓就所費幾千緡立于城南開元寺經藏院之懺堂四衆具瞻歎未曾有十月挐舟度江抵于芝園蘭若鮮嚢結夏捻香稽首請爲之記

吾忝屬意此道故樂爲書之或曰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今刻木爲像世物所成用此爲佛不知其可乎對曰佛身無相亦不離相以其無相故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而是佛者雖八萬四千三十二相亦即非相況他物乎故曰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以其不離相故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而非佛者況相好乎故曰當知一切諸法即是佛法如能達此相即非相非相即相則山河國土草木微塵四生六道翾飛蠕動莫非諸佛法身之體而況範金合土刻木繪壁莊嚴相好而獨非佛乎諸有智者當觀此像材木灰布膠漆金彩假彼衆緣和合而成求於衆緣皆世間之物各有名體

孰爲佛乎然縁無定相物無定名既號爲佛一切衆縁莫非佛體豈可捨此別求佛乎故華嚴云色相不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若此觀之不住於相亦不離相理事一如眞俗不二雖復對像是眞見佛經云若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是知末法住持像設爲勝上中下根莫不沾益是以紫檀琢削優闐剏啓於西乾白氎丹青迦竺始流於東夏傳模既廣瑞應尤多生靈觀相以知歸佛化承風而久住其有誠心達本直造上乘至於夅手低頭終成縁種克論博濟詎可勝言凡到道場宜加競謹

無量院造彌陀像記

同前

彌陀之教觀載于大藏不爲不多然佛化東流數百年間世人殆無知者晉慧遠法師居廬山之東林神機獨拔爲天下倡鑿池栽蓮建堂立誓專崇淨業號爲白蓮社當時名僧巨儒不期而自至慧持道生釋門之俊彥劉遺民雷次宗文士之豪傑皆伏膺請教而預其社焉是故後世言淨社者必以東林爲始厥後善導懷感大闡於長安智覺慈雲盛振于淛右末流狂妄乎道梗塞或束縛於名相或沉冥於豁達故有毀念佛爲麤行忽淨業爲小道執隅自蔽盲無所聞雖聞而不信雖信而不修雖修而不勤於是淨土教門或幾乎息矣嗚

呼明教觀孰如智者乎臨終奉觀經讚淨土而長逝矣達法
界孰如杜順乎勸四衆念佛陀感勝相而西邁矣参禪見性
孰如高玉智覺乎皆結社念佛而俱登上品矣業儒有才孰
如劉雷柳子厚白樂天乎然皆秉筆書誠而願生彼土矣以
是觀之自非負剛明卓拔之識達生死変化之數者其孰能
信於此哉近世宗師公忘無黨者率用此法誨誘其徒由是
在處立殿造像結社建會無豪財無少長莫不歸誠淨土若
觀想若持名若禮誦若齋戒至有見光華観相好生身流於
舍利乗終感於善相者不可勝數淨業之盛往古無以加焉
至當此時得不知幸乎臨安縣實杭之巨邑九仙山乃邑之

佳境無量院又境之精舍先是道者於院之東南隅建觀音
堂復於堂後建彌陀殿其徒用淵乃募士女一千人率貺計
三百緡雕造八尺彌陀像元祐八年上元日集衆瞻禮淵乃
述誠說偈發大弘誓寘像腹中是日供五百羅漢設會飯僧
以落之越明年四月八日莊嚴圓備儀相妙好輝彩煥發由
是一方之人得以歸向百世之下得以流通其有禮足瞻顔
稱名送想莫不拔業根於苦海投蓮種於寶池若夫畫地聚
沙皆成佛道低頭擧手同歸一乗而況竭力經營存誠繫念
者論其利尚可量耶淵聞予屬意此道果以記文爲請遂援
毫直書以塞其命

靈山安養菴記　給事程　俱

河沙刹中有一世界號安養國有無量壽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境界皆以七寶莊飾成就廣博嚴事其國衆生皆是宿具福智化生蓮中住不退地其國壽命無有邊量一日一夜此土一劫其國六時皆有天樂微妙音聲及雨寶華而共娯樂其國華木皆是蓮華如車輪大及寶行樹交映周徹其國鳴禽皆是如來變化所作於一切時演無量義以是種種希有之事故名安養從是安養國東方過十萬億國有世界號曰娑婆諸國土中無數伽藍有一伽藍曰靈山聚復有精舍號安養菴是中有人衣壞色衣淨除須髮處乞士衆名曰修意是菴無有化生蓮中但有胎卵濕化諸有情類爲其衆生是菴無有無邊壽命但有五十七十至百歲爲其壽限是菴六時無有雨華及諸天樂但於晝夜飡飯食粥撞鐘擊鼓是菴周匝無有寶樹及大蓮華但見山中草木華茂是菴無有變化衆鳥演無量義但聞蟲鳥月鳴自已以是現前種種之事亦名安養是乞士者遊諸國土親事知識得法藏已受用自在還歸此山結菴安居時北山中有一居士適遊伽藍至安養菴謂大衆言現前種種如上所説與安養世界在一切處非安養國若作斷見彼釋迦文寧爲虚語若取法相汝則孤負

樂邦文類卷第三

無量壽尊咄諸男子各依位住坐大道場如不信承請詣毗
耶離城當候螺髻梵王為汝解說崇寧五年八月甲子北山
程俱謹記

維摩經曰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舍利
弗作念言我世尊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時螺髻
梵王言我見釋迦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
此土穢惡充滿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不淨
佛即以足指案地時大千界珍寶嚴飾佛言我土常淨若
此為度下劣故示衆惡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
色有異若人心淨便見此土莊嚴天台維摩疏釋曰梵王
所見以自在天為類者欲界天也類同居淨土莊嚴殊妙
西方淨土亦同居淨彼經亦舉第六天為類梵王所睹穢
國即淨身子於生死涅槃垢淨有隔不依佛慧故但見垢
寶器譬寂光飯與譬三土依於寂光所見不同也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總管張　掄

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所謂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
陀梵語也此翻為無量以其壽命無量光明無量故又曰無
量壽又曰無量光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覺悟心證
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曲盡華好
地皆黃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

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
現希有事善導衆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
號即此一念清淨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眞如同一法性幻身
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萬物且
敬聞其說刻勵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惟念亦既有年闔門長
少靡不從化乃闢齋廬廬東偏鑿池種蓮倣慧遠結社之遺
意曰率妻子課佛萬過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洎良日即烏
戍普靜之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倡
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爲茲社距今閲數百禩
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率湮沒無聞

卒與草木同腐且獨何幸今乃蒙
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爲賜雲章奎
畫自天而下光氣昭偉焜燿萬目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且既
拜手登受竊惟陛下臨御三紀兼愛南北仁及草木德及昆
蟲則似佛之普度一切昭昭太明如日之中無所不照則似
佛之光明無量功成定治付託
聖子夷晳大寶褰裳去之則又似佛之超然獨覺悟心證聖
也至若春臺壽域亘八紘而無垠鼓舞之神民由之而不知
蓋與極樂國土曾無間然以是管窺聖心佛心惟一非二豈
阿彌陀佛他心道眼洞觀無礙知炎祚之中否憫羣生之失

寧故現帝主身以應運濟世乎不然何與佛合契乃如此也
是則佛壽無量聖壽亦無有量居然可知日曩侍寵錫又出
非常不獨傳宗雲林以侈千亡之遇使天下後世凡獲瞻仰
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爲饒益詎可量已謹
刋諸金石周對敭丕顯之休命乾道二年月日均州防禦使
充兩浙西路副都總管秀州駐劄臣張掄謹記

南嶽山彌陀塔記　牧菴禪師　忠 師即忠道欽也

於戲生靈之苦莫苦於殺戮也爰自數年以來寇盜四起兵
火交作其遭非理殞亡横屍塹首塡于溝壑者蓋不可勝數
也加復疫氣流作民亦苦之有信士鄭子隆者夙懷善種悲

念特發觀斯羅乱之苦知怨業之有對也以怨報怨安能已
矣哉斷惟佛力可以拯濟也乃運精誠結同志者萬人共念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尊號八萬四千藏願既圓滿復化
檀越同出淨財鳩工礱石建窣睹波一所凡七級高三丈有
二立于南嶽羅漢洞妙高臺之右藏念佛人名于其中萃茲
勝利願國泰民安品物咸亨凡陣亡疫死者並脱幽淪之苦
趣生淨方偉哉皇覺之道有折攝二門調機濟物故釋迦現
穢土以折之令起厭苦之念彌陀現淨土以攝之俾發忻樂
之志穢土者丘陵坑坎之高低刀兵飢疫之苦惱淨土者寶
池金地之莊嚴法喜禪悅之安樂故天台云樂邦之與苦域

金寶之與尼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識由心分垢
淨見兩土之升沈行開善惡觀二方之麁妙因斯以論則知
淨穢在此而不在彼也體正觀之者達彼刀兵等苦是亦逆
化之一端也然履茲痛惡而凡情迷夢猶尚以苦為樂倒置
之甚亦可悲夫或曰忻淨厭穢取捨未忘豈聖人以二見之
道而化人耶曰經不云乎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
淨土教化於衆生蓋熾然忻厭不見有忻厭之想斯為得矣
寧睹告成於紹興癸丑歲仲夏日牧菴萃萬法忠為紀其事
遂稽首讃曰
劫石可消　惟是寧睹　不傾不搖　同茲壽嶽　天長地久

不磨不朽　遭兵疫者　既脱幽苦　高蹈淨土　惟斯梵人
妥及群靈　與其彙征　善哉佛子　興此勝事　讃何能已

澄江淨土道場記　法真禪師　守一

天台鳳師學智者教傳乎澄江人既順化矣乃念茲世於諸
度門孰為善巧最徑要者唯淨土法門為得其歸於是資彼
樂施敬嚴像設建立道場教人修行念佛三昧與衆祈嚮仍
屬予以記之予謂淨土之説經論尚矣諸師訓辨亦已詳矣
報驗間發不吾欺也世猶有疑焉者蓋以無明自障理事不
融故按法華云若人散乱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
成佛道況復一心不乱於此求生何獨不然哉且見善不明

用心不一則彼雖世間萬法何往而不疑何修而可至獨吾佛之説也哉要之唯當信受而已不應疑其有無也然則淨土果有耶曰不也果無耶曰不也亦有亦無耶曰不也非有非無耶曰不也是則淨土果爲乎在離此諸見即名淨土即見如來若聞是説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決定得生而無所生以非莊嚴而莊嚴也信心清淨一念華開全體現前衆相具足是心即佛補處何疑已度生滅得無量壽其或於此未能信解餘方便中九品具在稱力取修亦不唐捐耳

寶積蓮社畫壁記

司封鍾離　松

宣和初慈受禪師住慧林每嘗語人曰修行捷徑莫越淨

土時魏居士展轉化導云慮萬人江民表左司公望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世予未弱冠隷業上庠與穎斯杜文因僧兄木訥首座諄諄警策知有自性彌陀唯心安養迨今年殊七十雖兵火飄零晨昏不廢其得力處蓋不少矣予曾高異験寶珠備載若手敏仲尚書古葛仲忱大夫繁馬仲平提刑玗皆先世懿親事蹟炳炳在人耳目則予家有此淨縁尚矣乾道庚寅夏予蒙恩奉祠僑寓蘇壽解后寶積實講師遐想蓮社清風擬追東林高躅會東平李侯洎諸名德俱刻意熏修多歷年所遂莫逆於心相與爲社同聲稱佛協誠篤願率載閲月一集咸知此生不負稟質之靈報盡決有歸眞之所豈不

休哉一日杜友吳君喟然歎曰發菩提心必具悲智二行審欲求生聖域正須啓迪羣迷安得寫十界九品俾萬目瞻敬知所省覺爲廣大無窮之利耶言未旣諸君翕然稱善於是同社捐金以成之闕者隨喜以助之選工施彩幻出二圖于門廡復擴攄敍藏發明旨趣一以示萬法唯心一以指西方經路較餘功德眞所謂百千萬億分不及一者歟噫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倚壯而廢日勿肆情而造愆瞻茲簡易法門能即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諸佛境界悉現前矣吳君名克己字復之東陽佳士也少年穎悟窮經博古尤邃於易內典淵奧靡不究通嘗論瞿曇出世一大事因緣發啓

覆多矣繪事告成徃來改觀可不記諸檀信以垂不朽予因序其梗槩云越四載癸巳九月朔左朝請大夫前主管台州崇道觀鍾離松書

先君司封頃時奉祠吳門念蓮社可以歸心迺糾率復爲之會者幾百人綽有廬阜之風繪二十圖于壁併書其事立石寶積精舍越十七載而先君無疾而化享壽八十有六距今又十五載矣四明曉師會粹樂邦文類造門求之予嘉其志且欲斯文不朽遂出以授之慶元己未十月旦男迪功郎監行在草料場鍾離嘉謹志

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　直閣黃策

我觀衆生顛倒妄想躭著五欲不求出離未有能發決定願生西方極樂世界者至於寃憎會遇恩愛別離老病死相危險逼迫顛沉痛毒不可堪忍然後悲泣號呼歸依佛寶以冀脱死故凡心念口言歸命慈尊願賜接引往生淨國者唯越國夫人王氏則不然夫人荊王之妻逭其躭著五欲不求出離而獨傾心約已歸依無量壽佛願生西方與夫衆苦見前不可堪忍始求出離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世謂夫人宿植德本受佛記莂知來人間代佛設教為唱導師躬率內外冨貴等人同修淨觀悉歸佛土理或然乎夫人事西方精恪端潔不捨晝夜給侍奔走之人無有異念惟一庶媵懈慢不勤夫

人訓告之曰我盡室皆勤唯爾怠墮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失道心不可在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繼久之謂同事曰吾其行矣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明日同事之妾告夫人言昨夜夢化去之妾託致起居夫人訓責我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曰使我亦夢乃可信爾是夜夫人夢遇亡妾叙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弟從某行夫人隨之見二池塘白蓮華小大間錯或榮或悴種種不同夫人問曰何以如此妾曰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境人也纔發一念善根已萌遂成一華唯其勤墮不同是以榮悴各異蓋精進者鮮榮閒斷者枯悴若悠久不息念定觀

成形消命盡化生其中矣中有一蓮華華葉忽落復有人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華開衣朝服而坐者然其華悴而葉存夫人復問之妾曰馬玗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許妾導夫人前邁約數里許妾請夫人延望唯見一壇金碧照耀光明洞徹妾曰夫人化生之地乃金壇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兼集徐訪楊傑馬玗所在則傑已死而玗無恙夫人始生之日秉爐爇香望觀音閣而立頃時子孫左右趣夫人受獻壽之儀即已立化矣嗚呼異哉冨樂之人常於佛事不暇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困苦發心者多矣於遲暮固知聞正信發正念修善緣宜易事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偈余聞夫人軼事乃銓次之以助發信受往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于斯文而歸向於淨觀佛國也宣和五年季冬隨緣居士黄策子虚記 荊王夫人即哲宗皇帝嫂

馬侍郎往生記 同前

宣和五年冬予得越國夫人往生淨土事迹爲之記六年呉思道訪馬玗於淮之南加考實焉益知前記蓋馬氏自少師忠肅公安杭州日慈雲式懺主以安養佛事授之自是舉族遵奉相継不違大夫公諱玗字東玉者乃其孫也公自幼篤

志佛教元豊中有僧廣初者以天台智者十疑論授之公大喜曰吾得所依矣復得慈雲十念迴向法行之二十五年不少懈尚書公手古示以蓮社圖決疑集往生傳於是誦佛益精進尤以放生為佛事勸導信入者不可勝計倅當塗宰淄川新定民皆化之平日未嘗以私怒笞責一人錢唐照律師勉以繫念法其在官閲教藏誦經呪皆有常規崇寧元年感疾經夏興榻念佛易衣幘端坐而終有氣如青蓋出戸騰空而上家人長幼貴賤夢公往生上品者後以十數日皆如合契時現光相於几筵八月中有婢臥疾亦念佛而逝教授公謙永逸字強叟者公之子也行天竺十念習十六觀二十餘年矣誦觀音嘗覩其相今年四月感疾即命治後事見彌陀觀音勢至俱來接引結印亦滅頂熱有異香舍利如珠璣其弟夢乃祖曰某已生淨土十日華開矣柩上有五色金光華者以數四自後瑞應種種非一夫人姓王氏亦行十念法及誦破地獄偈彌陀佛號嘗夢地獄生者謝為地獄衆持偈之賜其後寢疾修持不息念佛而絶親戚侍妾亦夢王氏生極樂國夫人與娣姒方氏有報應往生傳余因越國夫人之事知馬公之生淨土由馬公而知其子婦亦登樂國故復叙其略以示信士亦結未來之因乎隨緣居士黄策子虚記

廣平夫人往生記

待制王以寧

余嘗聞道於正覺禪師覺請余讀起信論時方多事奔走戎
馬間未遑省察及謫官天台始得起信論於鄰僧翻閱再三
竊有疑焉是書為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而
末章以繫念彌陀求生淨土為言其旨何也晚過雪峯問清了
禪師了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
世間相棄有著空然後證菩提耶余曰寧有是了曰如是則
淨土之修於道何損余始豁然有慰於其心比經行福清聽
遠近知識談馮夫人事益契了老之說可信不誣夫人名法
信政和間司贈少師諱珣之女生十六年嫁為鎮洮軍承宣
使今妙明居士陳思恭之妻夫人少多病體力羸弱若不勝

衣及歸陳氏病日以劇數呼醫謀藥殆無生意醫辭曰夫人
病非吾藥能及於時慈受深禪師為王城法施主夫人徑造
其室求已疾之方慈受憐之教以持齋誦佛默求初心夫人
耳其語諦信不疑齋居未踰月忽語所親曰晨素善矣雜以
晚輩徒亂人意盡撤之自此屛葷血卻鉛華膏沐之奉依
掃塔服專以西方淨觀為佛事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
居食息亦西方也語默動靜亦西方也酌水獻華亦西方也
翻經行道亦西方也剎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為西方之津
梁自壬寅迄壬子十年之間顏容髮色心安體胖神氣
昌王人皆尊高之一日忽提筆書數語異甚若厭世仙去者

隨緣認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爲耕田打疊身心早脱去免將鼻孔被人牽族黨怪之夫人曰淸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壬子九月示疾久之氣息纔屬十二月壬寅夕矍然而寤語侍旁者曰吾已神遊淨土面禮慈尊觀音左顧勢至右盻百千萬億淸淨佛子稽首慶我來生其國若夫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華嚴佛化及十六觀經中所說無二無別唯證方知非所以語汝曹也侍疾者亟呼妙明語其故乃相與合掌策勵俾繫念勿忘又明日甲辰安臥右脇吉祥而逝三日而後斂家人輩往往聞妙香芬馥不類人間及荼毗舍利如生凝然不壞夫人享年二十六

以妙明顯仕恩封廣平郡夫人妙明爲余言思恭初未知道夫人寔勸發之又懶不能生夫人寔經紀其有亡乎居接内外親婣及拊馴其子姪僮媵一一有恩意死之日哭者失聲至於煉頂灼臂以薦冥福非有以得其心能若是乎以思恭貧甚又嘗笥與獨走二千里乞糴於其兄昭宣君德裕時閫偷縱橫使令者能道其往來應變方略如世健男子蓋夫人志力剛柬不可搖奪故其辨道勇決所成就亦如是是可嘉也已以寧老且病於無量壽國方且問途聞夫人事樂爲之記非徒信覺了二禪師之語亦以爲將來熏修者之勸云紹興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阿彌陀佛弟子正信菴主以寧待制記

河東鸚鵡舍利塔記　成都尹韋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
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若彼
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一念留眞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
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縁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
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
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
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午後非時
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敎以持佛名
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

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鳴言阿彌陀歷試
如一曾無爽異余謂以其有念爲縁生以無念爲眞際縁生
不荅以爲縁起也眞際雖言本空也每虛堂戒曙發和雅
音穆如笙竽龍鼓矣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
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縁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
懌已日其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
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
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絶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
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
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燗爾耀目熒然在掌

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
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嘗詣五臺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涕
涙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
而忠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蝸蛇軀以
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
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媿直書于辭貞元十
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右記見唐文粹余飜閲諸書又見於異類中進修西方獲
感驗者凡三事龍舒文曰潭州有人養一鸜鵒俗號八八
兒偶見僧念彌陀佛即隨稱不絶因捨與僧後亡乃棺以

葬之俄口生蓮華一枝有頌曰有一飛禽八八兒解隨僧
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爲人豈不知戒殺類曰
當塗漁人劉成李暉天寶春載魚往丹揚泊舟浦中李沿
幹劉獨在遷見船中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
于岸俄聞萬餘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
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酬之明白忽於荻中得錢萬
五千題云還汝魚直自信録曰黃巖正等寺觀師嘗畜一
鸜鵒能言語纔聞念佛則隨之其後唯呼阿彌陀佛一日
立死穴土葬之未幾於舌端生一紫蓮華靈芝師嘗讚之
有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華也太奇之句 大哉物之奇

異若此余聞大彌陀經曰阿彌陀佛現在十方世界教化無央數天人下至蜎飛蠕動莫不過度之是知佛之為化不以品類為間凡有善心者悉濟度之惟失人為萬物之靈柰何聞見而不能景慕者蓋亦多矣今觀鱗羽之梭化豈人倫之不若乎

記類終

淨土往生事跡先賢作傳凡數家所載者亡慮半千人往往古今若出家若在家下至小夫婢類能知我佛攝生本願潛修密嚮命終感召者不可以數量計又安能盡入吾門遷董之筆耶今姑擇其已載者及未載者一十餘傳蓋欲將來知源流識模範非止為發起信心而已矣

天竺五通菩薩請佛傳

唐南山律師歷代三寶感通錄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世界請阿彌陀佛云娑婆眾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聖儀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下五通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洎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流布未幾賫像西還而此土畫像不甚褊傳南北多故經像湮沒此之瑞跡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得本說其因依與上符合是以復傳於世時遇北齊畫士曹仲達者善

于丹青妙盡梵跡傳模茲像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遺筆也法苑珠林所載亦同又唐續高僧傳云江都安樂寺有僧慧海唯專淨業俄感齊州僧道銓賚無量壽像遺之是亦天竺五通菩薩乘空往請尊容既冥會素懷殷勤禮懺是像忽發神光於是懇苦願生沒齒為念一夜忽起面西作禮加趺而逝即隋大業五年也近乾道間西湖居士李子濟求僧志叶後圖茲像於貝多葉行於吳地宗曉因緣得之瞻想聖儀如佛真在聊書始末求發信心云爾

蓮社始祖廬山遠法師傳

時教雖本佛說然而洪時教者必以天台為始祖律藏雖本佛制然而張律藏者必以南山為始祖禪宗雖本佛心然而傳佛心者必以達磨為始祖勸生淨土固出大覺慈尊然而使此方之人知有念佛三昧者應以遠公法師為始祖焉法師諱慧遠俗賈氏鴈門人少游學通經史莊老年二十餘聞道安法師因聽講般若經豁然開悟乃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因削染事之至二十四大曉經論凡諸疑難莫不條析偽秦建元中襄陽寇乱因屆尋陽見廬峯清峻意頗樂之刺史桓伊即創東林以居焉自是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以虎溪為界桓玄震主之威相見不覺致敬晉安帝自江陵還都或勸師候覲師稱疾不前帝復遣使問勞時有劉

遺民雷次宗宗㬎洎諸高僧一十八人並棄世遺榮依遠游
止遠拉一百二十三人為蓮社令遺民著誓辭於彌陀像前
建誠立誓期生安養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與遠接肅然心服
為鑿二池引水栽白蓮求入社師以心雜止之陶淵明范寗
累招入社終不能致故齊己詩云元亮醉多難入社謝公心
乱入何妨遠於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系想三觀聖
相而遠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日於般若臺方從定起
見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
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佛告遠曰
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
舍慧持曇順在佛之側前揖遠曰師之志在吾先何來之遲既
而乃與其徒曰吾始居此幸於淨土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
往生決矣次日即寢疾期七日而後行汝徒當自勉無以情
慮拘也至期果令終壽八十三即義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六
日也遺囑露屍林下弟子奉葬西嶺謝靈運作銘張野為序
唐大中二年諡號辯覺大師昇元三年改諡正覺大宋興國
三年追諡圓悟大師墳為凝寂之塔師有雜文二十卷號廬
山集靈芝元照律師作序板刊紹興府庫識者敬焉

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

蓮社之立既以遠公為始祖自師歸寂抵今大宋慶元五年

已未凡八百九年矣中間継此道者乃有五師一曰善導師二曰法照師三曰少康師四曰省常師五曰宗賾師是五師者莫不仰體佛慈大啓度門異世同轍皆衆良導傳記所載誠不可掩以故録之爲継祖焉

一善導師者不知何許人唐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導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篤勤精苦若救頭然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毎入佛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寒氷亦須流汗出即爲人説浄土法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行道禮佛方等諸有䞋施用寫彌陀經十萬餘巻畫浄土変相二百餘鋪京華道俗受化者不計其數或問導曰念佛生浄土耶荅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於是導乃自念如是一聲則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後謂人曰此身可厭諸苦変易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不生退墮言已投身自絶高宗知其口出光明精至如此賜寺額爲光明焉天竺往往略傳曰阿彌陀佛化身自至長安聞滻水聲和尚乃曰可教念佛遂廣行勸化三年後滿長安城皆悉念佛後有法照大師即善導後身也

一法照師者唐代宗大暦四年於衡州湖東寺啓五會念佛道場感五色祥雲覆其寺雲中有樓閣睹阿彌陀佛及二菩

薩其身高大滿虚空中復於道場之外遇一老人指見文殊因往五臺太聖現竹林寺照入寺之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爲衆説法照遂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智識淺劣佛性心地無由顯現未審修何法門最爲其要文殊曰汝所請問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於過去因念佛故得一切種智照又問曰當云何念文殊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願力難思汝當繫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説已爲照摩頂而退師續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德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之聲遣使尋覓至于太原果見照師勸化之盛遂勅迎入內敎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按柳文南嶽彌陀和尚

碑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初居廬山由正定以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準此法照師於遠公也

三少康師縉雲仙都人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字累放光明探取之乃善導西方化導文康曰若於淨土有縁當使此文再發光明誓未已光乃閃爍康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善導影堂大陳薦獻倏見善導遺像升於空中謂曰汝依吾事利樂有情則汝之功同生安養又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新定今嚴州也師至彼人無識者康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本師能念

一聲與汝一錢羣兒務錢隨亦念之後經月餘俟錢者多康
曰可念十聲與一錢如是一年無少長貴賤念佛之人盈於
道路續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午夜行道康
高聲唱阿彌陀佛衆共和之師一唱佛聲衆見一佛從口而
出連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焉師曰汝見佛者決定往生
衆滿數千亦有竟不見者後遺囑道俗當於安養起增進心
於閻浮提生厭離心言已放光數道掩然而逝塔於臺子巖
天台韶國師嘗重修之世稱後善導者即師是也

四省常師者大宋淳化中師住錢唐南昭慶院專修淨業結
淨行社王文正公旦為社首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李士

蘇易簡作淨行品序狀元孫何題社客於碑陰亦紀以記士
夫預會皆稱淨行社弟子社友八十比丘一千大衆孤山圓
公作師行業記并蓮社碑記中引蘇序曰予當布髮以承其
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嗔恨況陋文淺學而有恪惜哉宋碑
曰師慕遠公啓廬山之社易蓮華為淨行之名遠公當衰季
之時所結者半隱淪之士上人屬外平之世所交者多有位
之賢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曷已因二公之言想當
時之盛亦可槩見矣

五宗賾師者師賜號慈覺元祐中住眞州長蘆寺宗說俱通
篤勤化物有葦江集行于世内列種種佛事雖不運大慈念

蓋師自他倶利願力洪深故能遠紹佛化也如此人或不知
返嫌切怛悲夫師居長盧海衆雲臻爰念無常之火四面倶
焚豈可安然坐而待盡乃遵廬阜之規建立蓮華勝會普勸
修行念佛三昧其法日念阿彌陀佛或百千聲乃至萬聲廻
願往生西方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當時即感普賢普
慧二大菩薩預會證明勝事非所作所修契聖曷至是耶靈
芝稱為近代大衆師信乎其為大衆師矣

以上五師紹隆大法行業如此継遠為祖孰曰不然乎

梁京師法悦僧主傳

梁京師正覺寺法悦齊末為僧主精修福業四部所歸嘗聞
宋明帝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悦乃與白馬
寺智靖率同縁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
屬齊末乱離至梁初方以事奏聞降勅聽許材官工巧隨用
資給以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本量佛身四
萬斤銅鎔瀉尚未至胷百姓以銅投之爐冶隨鑄不滿又聞
奏勅銅三千斤庫始就量送而鑄處已見傳詔載銅爐所遂
併銷鎔一鼓便就來人倶失臺内銅至方知先到靈感所致
及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有二太錢見在衣條
莫測神異初像素既成有道昭師夜間禮懺忽見素晃然大
明鑄後三日有僧道度助費開模而遥見二僧跪開像髻倏

然不見及移像還光宅寺久不得雨頻有埃塵忽夜有微雨沾潤僧祐師經行像所忽見像邊有光焰上下猶如燈燭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催督治橋如有數百人聲自佛法東流金像靈瑞莫過于此

後魏壁谷神鸞法師傳

釋曇鸞鴈門人少遊五臺因感靈異抵而出俗三乘頓漸具闇文理師性好方術聞江南陶隱居有長生法千里就之陶即以所學仙經十卷授之師喜躍自得以謂神仙必可致也後還洛下遇三藏菩提留支意頗得之問支曰佛道有長生乎其能却老爲不死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道家何有焉遂以十六觀經授之曰汝可誦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長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爲壽也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數有限壽量之數無窮此吾金僊氏之長生也鸞承其語驟起深信遂焚所斈仙經而專觀經修三福業想像九蓮雖寒暑之變疾病之侵不懈于始念魏主憐其志尚號爲神鸞一夕正持誦次忽一梵僧昂然入室曰吾龍樹也所居者淨土焉以汝有淨土之心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敎我樹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迴言訖而失鸞以所見勝異必知死期至矣即集衆盛陳敎誡因令高聲唱阿彌陀佛鸞乃西向瞑目而終丁衆同聞管

絃絲竹之聲由西而來良久乃寂魏主感之勅葬汾[illegible]其
行業以立碑焉

龍舒淨土文曰按楞嚴經有十種仙皆壽千萬歲數盡還
入輪迴爲不曾了得眞性故與六道衆生同名七趣是皆
輪迴中人也世人學仙者萬不得一縱得之亦不免輪迴
爲着於形神而不能捨去也且形神者乃眞性中所現之
妄想非爲眞實故寒山詩曰饒汝得仙人恰似守屍鬼非
若佛家之生死自如而無所拘也自古得仙者唯鍾離呂
公而學二十公者豈止千萬自予親知聞數分亦少終皆死
亡埋于下土蓋平生空費心力終無所益也欲求長生莫

如淨土生淨土者壽數無量其爲長生也大矣不修此法
而學仙者是捨目前之美玉而求不可得之碔砆豈不惑哉

梁廬山道珍禪師傳

釋道珍梁天監中憇錫廬山聞昔遠公結社淨方心頗慕之
然其所行心尚猶豫異時忽夢海上數十人櫓舟前邁珍問
之對曰將適彌陀國也珍曰願將隨往得否曰以子之意孰
敢相拒但於此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彌陀一經存而子未之
誦及未曾浴僧如何求適也珍夢覺嗟嘆媿悚若於勝法有
差焉遂專其經大設沐浴後二年一日忽堂虛戸扃有捧銀
臺而至者曰法師報盡當陞此臺又曰師之功行當乘金臺

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謝曰果能越三界出五苦則珍也見佛之基有漸矣必金臺也然珍少言語雖睹其事未嘗矜示於人乃自書之藏於經函其亡之夕所居之山崖螢萬疊若烈火千炬交相輝爍鄉民望之驚異及旦即山問之乃知珍亡其所見者往生之驗矣異日經函獲其所紀因得傳世

隋天台法智法師傳

釋法智游學于東越有通大小乘經義者智必師之以故強學多聞人罕儔匹末年以徑直之門莫如念佛於晨興暮息繫念不弛者七年已而議曰犯一吉羅承其罪也歷二中劫此誠可信以其故而爲之也一稱阿彌陀佛而滅億劫重罪則予也切有疑焉或告智曰無疑也教以念佛久則功功則化化則三昧現前今子之疑是疑佛也夫佛語豈有可疑者耶釋尊出廣長舌十方諸佛同讚淨土正爲衆生信根難立故勸發之耳智斷其疑乃於國清寺絶去諸緣一心念佛想念既極感觀音勢至現身異日又感天冠寶瓶光映其身智謂道俗曰吾生淨土蓋有日矣誰能具膳餞我衆笑而對曰唯恐道人之不能耳吾等不辭矣遂剋後三日會食食罷智無他衆或疑其相侮因宿其房伺候之夜未央智於繩床念佛安坐而化是夜有金色光自西而來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謂已天曉舳艫相望率皆驚起

大宋永明智覺禪師傳

師諱延壽本丹陽人後遷餘杭總角之歲誦法華經五行俱
下經六旬而畢嘗為北郭稅務專知官見魚鰕輒買放生後
盜官錢並為放生用事發坐死領赴市曹錢王使人視之若
悲懼即殺之否則捨之而彼澹然無異色乃捨之因投明州
翠巖出家次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
定有鳥尺鷃巢于衣褵中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
而入師呵其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又中夜旋
遶次見普賢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因思夙有二願一願終
身常誦法華二願畢生廣利群品憶此二願復樂禪寂進退

猶疑莫能自決遂上智者禪院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鬮二
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鬮冥心自期曰儻於此二途有一功
行必成者須七返拈著為證遂精禱佛祖信手拈之乃至七
度並得誦經萬善生淨土鬮由此一意專修淨業遂振錫金
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于口從此發
觀音辯才初住雪竇山晚詔住永明寺徒眾常二千日課一
百八事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決日暮往別峯行道念
佛旁人聞山中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
未有如此之切也遂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師志至大宋開
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跏趺而逝

梁貞節處士庾詵傳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驚經史百家無不該綜至於碁棊并機巧並絕一時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一時乘舟從田中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家寄者曰君三十石我一百五十石詵嘿而不言恣其取足凡處事類此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至普通中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日終一編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夢覓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

終而已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敬之謚號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見南史

大宋無為子楊提刑傳

公諱傑字次公無為郡人道號無為子雄才俊邁年少登科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事而又尊崇佛法明悟禪宗江西臨濟下棒喝承當之輩猶謂常流復闡揚彌陀教觀接誘方來括其所談乃謂眾生根有利鈍其近而易知簡而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彌陀願力直超安養更無他趣決取成功矣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他力故也公作天台十疑論序王古直指淨土決疑集序

寶僧監彌陀寶閣記安樂國三千讃備陳西方要津誠爲
世往生龜鑒矣公有輔道集專紀佛乘東被作序其略曰無
爲子宿稟靈機徧參知識凡所謂具爍迦羅眼者次公目擊
而道存焉公晩年作監司郡守乃畫丈六彌陀尊像隨行觀
念至壽終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
亦無可捨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宣和中
有荆王夫人神游淨土見公坐蓮華上則往生必矣然則本
朝士大夫洪贊淨方入正定聚者唯公洎王敏仲侍郎二人
而已豈非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者歟

大宋光州王司士傳

光州司士參軍王仲回無爲郡人因陳本郡圩埋水利大司
農老得其實請于朝廷推恩乃有是命其爲性信厚未嘗與
人較短長頗通算數之學至老手不釋卷天衣懷禪師住
鐵佛道場時亦嘗請問而鄉里以善人歸之熈寧末年予扶
護先妣長壽太君喪歸葬故里得暇閲太藏教典因以淨土
妙縁奉示老舊司士是時已能誠信鄉慕但未具深心爾至
元祐初予自省闈乞守丹揚待次錦溪上司士時見訪叩
請未嘗拒也問曰經典多勸念彌陀生淨土祖師則云心即
是淨土不用更求生西方其不同何也答曰實際理地無佛
無衆生無樂無苦無壽無夭又何淨穢之有豈得更以生不

生爲心耶此以理奪事也然而處此界者是衆生乎是佛乎若是佛境則非衆生又何苦樂壽夭淨穢之有哉誠自忖思或未出衆生之境則安可不信教典至心念彌陀而求生淨土哉淨則非穢樂則無苦壽則無夭矣於無念中起念於無生中求生此以事奪理也故維摩經曰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正謂是也又問如何得念不間斷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断也司士忻躍而去至二年十二月且之夕予守丹揚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淨土今已得生特來相謝乃再拜而出翌日因召丹徒令陳安止語其夢蓋陳令深信淨土故也其後得司士之子術哀訃乃司士未亡前七日預知時至與鄉舊爲別吾弟作亦在坐屢蒙見謝之語是知司士決生淨土矣元祐四年四月八日無爲子傑記

次公此傳誠不可棄但論事理相奪未若台宗所謂圓觀事理一念具足也其言一信不疑即是不間断者司士轉身只此一則語昔善導化人有曰若人欲速得往生應起無間修所謂恭敬禮拜稱名讃嘆憶念觀察迴向發願心心相續不以餘業相間故曰無間修又若貪瞋癡來間者但隨犯隨懺不令隔念隔日隔時常使清淨亦名無間修若能畢命誓不中止決定往生此文出大藏集諸經禮懺

儀羣字函次公閱藏以淨土緣舉示同志非若是乎

大宋錢唐胡宣義傳

宣義諱閩字達夫胡侍郎之子性識聰敏心地通圓唯專書史尤樂吟詠晚年致政西湖日有游從之樂胷襟平夷出處簡率其於佛乘雖已信嚮曾未專修一日其子告淸照律師云大人感疾請師垂訪師往見之曰慧亨平生與達夫相善未曾語及末後一著大事豈可不知安身立命之處乎達夫曰心淨則土淨也師曰宣義時中曾有雜念染汙否答曰既處世間寧免雜念師曰若如此又安能心淨土淨耶達夫即問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阿彌

陀佛據法華經歷塵點劫修行楞嚴經云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阿彌陀佛經爾許時成身成國依正莊嚴有大威德有大誓願光明神力不可思議以是一稱萬德洪名衆生無始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露矣達夫遂大省悟方知彌陀願力功勳如是乃一心念佛又累日請僧助念律師宣白稱胡公宣義達夫即言須稱胡閩之名次日再請其徒先往律師後至達夫問曰此來何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師與大衆尤加鄭重稱佛之次胡公安然而往然則公享八十四壽平日不曾修習一旦病苦逼迫無所依投之際纔聞彌陀法利頓決疑情便超樂國所謂

十念迴先立即翻邪爲正即此人也知此道者善繼前轍庶
不忝於今世也

大宋龍舒居士王虛中傳

國學進士王日休字虛中君自行之智化他之悲已見張于
湖序文茲不再述公龍舒人有淨土文因以爲號其文盛行
天下修淨業者莫不覽之乾道中廬陵李彥弼染時疾垂革
棺槨已備忽夢一人神清貌古以手案摩肢體彥弼驚問答曰
予龍舒居士也弼因以疾告公曰汝起食白粥即差矣又曰
汝還記閣仲雅敎汝捷徑否弼曰毎日念佛不輟弼覺因索
白粥食之病果愈後見公畫像儼如夢睹弼敬重公稱生死
骨肉遂遣子姪遠從其學一日忽迴曰居士於其夜講書罷
如常禮念至三鼓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接我
屹然立化郡人此夜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又三日前徧
別道友勉進淨業有不復相見之語噫自非了唯心本性之
道達生死變化之數不臻于是或疑李之夢因想以成弼曰
其指白粥愈病又安可欺哉時丞相益國公周必大睹君奇
跡製爲之贊曰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閑頹風之將
墜攬衆善以同流道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
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爲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李子君謹
愚無以報德遂刊公像并事跡以傳遠自是廬陵家家供事

之後九年盱眙軍有信士聶允迪欽公景行超卓宜以寘之不朽故勸石手報恩彌陀殿至慶元四年越有致政簽判曾公迓覽世虛幻清淨自居仰止龍舒志爲西邁頌以兄官游得茲石刻且欲入人之聰齊因游鋟木布于江淛其善誘之心誠與王君相表裏宗曉一日拒公室即蒙出示因摭始末用傳不朽云

大宋明州宋氏如一傳　　橘洲禪師　寶曇

始余東歸適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歲寒而日尚無恙乎比丘曰否然引余登懺摩之堂發一函視之即刺繡妙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爪歎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所作也朱即欽成皇后淵聖中宮兩世之姪自歸於薛睟世故如塵泥年二十餘即告其夫清淨自適道裝素服絜齋如也嘗以黃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碧茸繡其上線蹊鍼孔去來緜密無有間斷如筆既試如墨新乾閱十年而後有成復繡彌陀觀音無異繪畫自經首題敬致八萬四千拜一句一字凡唱禮者三法華之文幾數萬言三月而能皆誦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亦翻水千偈餘經可知嘗鋟木爲圖勸人誦阿彌陀佛寘妻書滿十萬聲而止所化之數僅二十萬人道人則早且誦之莫夜叩之無一毫惰

意尤喜禪悅結庵於墓一室事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一婢
供齋蔬與同甘苦雖然大夫君所不能堪也今年春盡易故
奩具爲三日會會道俗以萬計飯千盞爲寶幢聽法華同
念佛人姓名迎歸是寺城內外歡動頗士大夫之室莫不聳
觀十二月以微疾命醫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自時
乖起加趺辭君曰吾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即如儀道人
右脇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十日余聞比
丘語爲之慨然比丘屬余識其事爲來世勸敬書以贊之贊曰
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迴向淨土真鐵心
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龍曰不是聖賢了事凡

夫斯言其有旨哉

樂邦文類卷第三